

四川城市水灾史

● 郭涛 著 ●

巴蜀书社

四川城市水灾史

郭 涛 著

巴 蜀 书 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责任编辑：栾永平
封面设计：李文金

四川城市水灾史稿

郭 涛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25插页9 字数250千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390册

ISBN7-80523-055-2/K·18

定价：4.83元

序

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派生出许多的新学科。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有着大量的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述。把某种自然现象的历史记载加以系统整理，探求其中的发展和演变规律，将对认识和预见今天的乃至以后的同种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有人把这种对自然现象的研究，称之为历史自然学。不过，还有些自然现象，例如洪水，它既是天然降雨的直接产物，又是地表汇流和防洪设施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并不是纯自然的现象。对它的研究，就更加复杂一些并成为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对象之一。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四川城市水灾史稿》，就是一本全面介绍四川城市水灾历史的书，是作者在科技史研究方面独辟蹊径的新尝试。

有人以为，历史记录的是过去了的事情，和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直接地联系。而能否直接为现代建设服务，的确也是衡量科技史研究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科技史工作者近些年来始终在为此努力进行探索。我们知道，无论是哪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研究。而对于科技史来说，需要做的基础工作就更多一些。同时，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因而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性质。所以，一般说来，它的成果较难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

不过，同样毋庸置疑的是，科技史研究也可以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就以地学问题来说，它往往是一个多变量的动态的复杂系统。由于影响因素较多，至少在目前来说，解决这类复杂问题只依靠数学的和物理的技术手段是不够的，而和类似的情况（例如历史情况）进行宏观地类比的方法，却有着自己的优势。这是由于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历史实践的最终结果是综合了各种影响因素的最终结果，因而，以类似的发生在同一地区的历史过程作为参证对象，来判断和预测未来，就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生动的说服力。我们姑且将这种历史类比的方法称之为“历史模型”。近年来，在历史水文学、历史地质学、历史地震学、历史气象学等方面取得的若干成果，已经初步说明了在解决某些生产建设问题上，历史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今天，这本水灾史的研究成果，又为我们增添了新的例证。

科技史研究有着自己的某些特点。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消逝了的过去。为了弄清楚其中的究竟，首先要弄清已经无法再现的历史的真面貌。因此，科技史研究的显著特点是求真求实。毫无疑问，科技史的研究必须依据古代的文献记载，但绝不是文献的照抄照搬，其中有一个咀嚼和消化的过程。对于不同来源的史料，其间往往存在差别，因此，对史料首先应该进行去伪存真地比较鉴别，尔后才有可能进行条分缕析地研究，并提炼出合理的结论。这种咀嚼消化往往是研究过程中最为艰苦的阶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考证和辩证的过程。有人认为，时至今日，考证和辩证已是落伍和过时的方法，其实并非如此。无可讳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史的研究方法也要相应发展和提高，但是，缜密地考证是去伪存真的基本手段，辩证地思维是探求规律的基本

途径，这是不宜轻易怀疑和难以替代的。因此，如果仅仅靠摘取个别事例，就对一个复杂问题作出肯定的判断，无异于哗众取宠。至于曲解史实并用以证明某种理论或领导意图的正确无误，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影射史学和遵命史学，自然更应加以反对。本书作者着力于资料的搜集，做了老老实实地工作。书中汇集的关于四川水灾历史的丰富文献、碑刻和调查材料，将为从事水文、气象、城市建设规划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提供一部经过系统整编的史料。我想，这个研究成果对于四川历史洪水研究和城市长远规划的制定，也会提供有益的借鉴。瑕不掩瑜，本书对于相关学科的好学深思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承作者囑为之序，谨记如上几点想法。

周魁一

一九八六年九月于北京



前 言

灾害学这门学科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因为人类还远不可能驾驭自然、避免灾害。而研究灾害史正是研究灾害学的基础，因为从较长历史时期着眼，才能更好地把握自然灾害的变化规律。这本《四川城市水灾史稿》就是在探讨四川水灾历史方面所做的一些初步工作。

我出生在金沙江畔，童年时代是在一个滨江小城渡过的。儿时听到的一些关于洪水的传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大后报考了水利专业，从此和水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从师水利史专家姚汉源教授和周魁一先生学习中国水利史，并确定了治河防洪史的研究方向。于是我便开始留心收集各种洪水资料，特别是家乡四川的水灾史料。经过几年的工作，总算初步理出了四川水灾历史的轮廓。在巴蜀书社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具体帮助下，这本资料性读物有幸和读者见面了。如果它能为四川水利史志的编写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线索，能为四川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些微薄作用，这便是我最大的幸事。

自己在学习和研究中始终得到老师们和水利界老前辈的鞭策和教育。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汪胡桢先生都曾写信鼓励我，对我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宝贵意见和要求。汪胡

楨先生还把他亲自收集的资料寄给我。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主任周魁一先生百忙中亲自为本书作序。这些都使我倍受鼓舞。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还得到《长江志》总编室毛振培、《四川水利志通讯》编辑部徐慕菊等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自己水平所限，功底尤浅，且时间仓促，这本资料书还十分粗糙、很不完善。错讹的地方、挂一漏万之处定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提出宝贵批评意见。

作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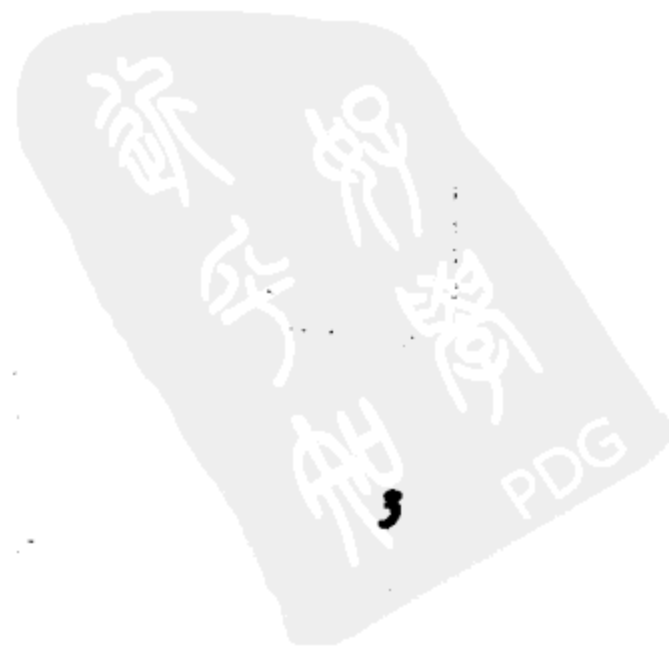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概 述	(1)
第一节 四川的河流与沿江城市 (2)	
第二节 四川城市水灾历史概况 (4)	
第三节 关于四川城市水灾的史料 (8)	
第四节 本书的编写原则 (10)	
第二章 金沙江及其支流沿岸的城市水灾	(12)
第一节 西昌 盐源 (12)	
第二节 屏山 雷波 (16)	
第三节 金沙江水灾概析 (22)	
第三章 岷江及其支流沿岸的城市水灾	(24)
第一节 成都 (24)	
第二节 灌县 汶川 松潘 理县 (41)	
第三节 崇庆 温江 郫县 双流 大邑 (53)	
第四节 乐山 新津 彭山 眉山 青神 犍为 邛崃 蒲江 丹棱 井研 马边 沐川 (63)	
第五节 峨边 汉源 泸定 康定 小金 越西 (94)	

第六节	雅安	夹江	洪雅	峨眉	名山	荣经	(98)
第七节	岷江全河水灾概析 (109)						
第四章	沱江及其支流沿岸的城市水灾(115)						
第一节	金堂	彭县	什邡	广汉	绵竹	新繁*	
	新都	德阳	(115)				
第二节	简阳	资阳	资中	仁寿	(128)		
第三节	内江	自贡	富顺	威远	荣县	荣昌	
	大足	隆昌	(139)				
第四节	沱江全河水灾概析 (154)						
第五章	嘉陵江及其支流沿岸的城市水灾(158)						
第一节	绵阳	江油	三台	射洪	遂宁	潼南	
	平武	(158)					
第二节	蓬溪	中江	北川	安县	盐亭	乐至	
	安岳	(193)					
第三节	广元	昭化*	苍溪	阆中	南部	青川	
	剑阁	(204)					
第四节	南充	武胜	合川	蓬安	西充	岳池	(217)
第五节	广安	渠县	达县	宣汉	万源	巴中	
	南江	通江	大竹	(233)			
第六节	嘉陵江全河水灾概析 (246)						
第六章	乌江及其支流沿岸的城市水灾(250)						
第一节	彭水	武隆	黔江	南川	酉阳*		
	秀山*	(250)					
第二节	乌江全河洪水概析 (258)						
第七章	长江干流沿岸的城市水灾(260)						

第一节	宜宾	南溪	江安	纳溪	筠连	高县	
	珙县	兴文	长宁	叙永	(261)		
第二节	泸州	合江	江津	巴县	古蔺	永川	
	璧山	綦江	(275)				
第三节	重庆	长寿	江北	涪陵	丰都	忠县	
	邻水	垫江	石柱	梁平	(287)		
第四节	万县	云阳	奉节	巫山	开县	巫溪	(302)
第五节	长江干流全河水灾概析						(309)
第八章	四川城市水灾规律初探						(315)
第一节	水灾的普遍性						(316)
第二节	水灾的季节性						(319)
第三节	水灾的周期性						(325)
第四节	水灾的区域性						(332)
第五节	水灾的社会原因						(337)
附录:							
1.	四川城市水灾大事记						(340)
2.	四川城市历史沿革简表						(346)
3.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几次洪水概况						(371)



第一章 概述

1981年7月，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带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这里江河密布，土地肥沃，城镇鳞次栉比，工厂烟囱林立。在七月中旬短短的几天中，暴雨倾盆，岷江、沱江、涪江、陵嘉江、渠江几条河流一齐猛涨。洪水势若奔马，到处泛滥为患，使全川138个县市受灾，57个县城和776个场镇被淹，3,000多个工厂企业、1,700多万亩土地受到严重破坏，100多万人的家庭墙倒屋塌，无家可归。洪水过后，使人们对四川的水灾特别是城市水灾问题有了更多的警惕。

滨江城市的安全，受到江河洪水的致命威胁。滨江城市的发展规划，必须充分考虑防洪安全。因此，研究城市水灾的规律及其影响范围，就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研究水灾的规律，不能只凭近期的数据，必须借助历史的资料。历史资料反映的时段愈长、愈全则愈好。我们祖国历史悠久，记载水灾的史料如汗牛充栋。尤其是沿江城市，自古就是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的安危自然倍受重视。大凡与洪水有关的城镇的迁徙，城墙的缺损，庙宇公署的毁坏等等，许多史籍、地方志、杂记、碑刻，近代的各种报刊杂志等多有记载。这就为我们研究城市水灾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四川是多水之省，大小河流纵横蜿蜒，主要城市都沿江分布。另一方面，四川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记载水灾的史料特别丰富。因此，研究四川的城市水灾史对四川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具备了做好这一研究工作的条件。

第一节 四川的河流与沿江城市

四川的地形象一个大盆，四周高山环抱，中间是平原和丘陵。山地高原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四，平原、丘陵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由于受地理纬度和地形地势的影响，四川的降雨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都极不均衡。一年之中，降雨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一集中在山地，而且大部分集中在6~9月，经常以暴雨洪水的形式出现。这样骤猛的径流，从盆地四周向丘陵和平原地区汇集，呼啸而来，横冲而过。它们先是涌入山涧溪沟，而后再汇入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最后都流进横贯四川东西的长江。所以，每到夏秋，大小江河水位迅涨，而冬春时节，水位又常常很低。

洪枯水位相差甚远，给城市的布局造成一系列困难。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低，生活设施简陋，城市用水主要靠肩挑人背，非常吃力。因而，不可能将居住区选择在远离正常水位的高处，只能濒水而居，沿河发展。这样，城市安全必然受到夏秋洪水的威胁。四川全省县以上的城镇共有196个，其中174个位于江河岸畔，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而位于大江大河岸旁的城市达83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以上。所以，四川的城市自古以来就

水灾频仍，洪患连年。轻则是一条江河泛滥，重则是几条江河同时猛涨，洪峰遭遇，浩浩荡荡，冲决城池，席卷庐舍，吞没田禾，毁坏道路桥樑，势不可挡。史书上关于四川这类大水灾的记录，斑斑可考。

四川沿江城市的分布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四川沿江河城市分布情况一览表

河 流		沿江河两岸县以上城市名称					小 计 数	
金沙江	干流	渡口	雷波	屏山	宜宾县		4	30
	支流	盐边 德昌 美姑 稻诚 炉霍 白玉	雅江 米易 九龙 盐源 新龙	冕宁 会东 金阳 木里 甘孜	喜德 普格 得荣 巴塘 石渠	西昌 昭觉 会理 道孚 乡城	26	
岷江	干流	松潘 崇庆 眉山	茂汶 温江 青神	汶川 成都 乐山	灌县 新津 犍为	郫县 彭山 双流	15	45
	支流	大邑 芦山 夹江 康定 阿坝 黑水	邛崃 天全 峨眉 泸定 马尔康 理县	蒲江 雅安 荣经 石棉 金川 井研	丹棱 名山 壤塘 汉源 丹巴 甘洛	宝兴 洪雅 色达 峨边 小金 越西	30	
沱江	干流	广汉 内江	金堂 富顺	简阳	资阳	资中	7	19
	支流	彭县 威远 仁寿	什邡 自贡 隆昌	新都 荣县	绵竹 大足	德阳 荣昌	12	

续表 1

河	流	沿江河两岸县以上城市名称					小 计 数	
	干流	广元 南充	苍溪 武胜	阆中 合川	南部	蓬安	8	43
嘉陵江	支流	南坪 绵阳 盐亭 铜梁 通江 仪龙 万源	平武 中江 蓬溪 青川 巴中 营山 达县	江油 三台 遂宁 剑阁 平昌 华云 宣汉	北川 射洪 潼南 西充 旺苍 渠县 开江	安县 梓潼 安岳 南江 岳池 广安 大竹	35	43
乌江	干流	武隆	彭水				2	4
	支流	黔江	南川				2	
长江	干流	宜宾市 合江 涪陵 奉节	南溪 江津 丰都 巫山	江安 巴县 忠县	纳溪 重庆 万县	泸州 长寿 云阳	17	34
	小支流	珙县 綦江 巫溪 开县	长宁 璧山 梁平 垫江	叙永 邻水 兴文	古蔺 永川 筠连	赤水 石柱 高县	17	

第二节 四川城市水灾历史概况

《蜀王本纪》中说杜宇时期“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

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于是，鳖灵成为开明王朝的开国国君。这是关于四川地区早期水灾的传说。历史上有无鳖灵其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传说证明了四川水灾历史的久远和为害之烈。

如果说在四川广为流传的“鳖灵治水”还只是传说，那末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中关于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的记载则是确凿无疑的了。《汉书·高后纪》中也明确记载了西汉时期四川发生了几次流域性的大水灾。稍后，三国时期诸葛亮主持在成都西北郊修筑了一道“九里堤”，防御洪水对成都市区的危害，这说明当时城市防洪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

除了水灾历史久远这个特点之外，受灾的城镇多、范围广、灾情重，这是四川城市水灾的第二个特点。比如《晋书》上记载，公元277年，“益梁二州郡国八暴水”，“九月梁益二州又大水”，洪水波及几十个县。又比如《新唐书》记载，公元644年，嘉陵江和长江干流发生大水，当时的梓、忠、绵三州几个县受灾，城毁房坍，损失惨重。越是到后代，水灾记载越详实。如乾隆九年（1744年），岷江和沱江同时泛涨，发生了一次特大水灾。当时的汉州、遂宁、简阳、崇庆、绵阳、邛崃、成都、华阳、新繁、新都、金堂、郫县、崇宁、温江、彭县、什邡、罗江、彭山、青神、乐山、仁寿、资阳、射洪等34个州县都遭受洪水的破坏。成都市内平地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许多县城城墙坍塌、房屋倾倒，损失非常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沱江干流在公元1325~1949年的625年中，发生大水灾38次，金堂、内江水淹县城达十次。嘉陵江干流在公元773—1949年的1177年中，发大水62次，合川县城被水淹20次。岷江干流在1449—1949年的500年中，发大

水50次，灌县城区进水10余次，乐山城区进水15次。成都市近代从1907—1949年的短短42年中，遭受水灾14次，平均每三年一次。乌江干流在1510—1949年的439年中，发大水25次，彭水县城被淹8次。长江干流宜宾至重庆段，在1512—1949年的437年中，大水淹泸州城16次，淹宜宾6次。根据史料统计，从1470—1949年的500年中，全省有165个县遭受过水灾，有127个县城被洪水淹毁过。许多城市每遇大水灌城，城区就是一片汪洋，街道中舟楫往来。四川各沿江城市遭受水灾情况统计如表1-2所示。

四川城市水灾的第三个特点，是许多城市常常连续二、三年受灾，这是因为四川的降雨有这样的规律，因而大江大河的洪水也有这样的规律。比如，金沙江1891、1892连续二年发大水，屏山县城连续二年被淹；青衣江1916—1918连续三年发大水，雅安连续三年受灾；岷江乐山段1936—1939连续四年大水，乐山城连年被淹；1947—1949成都段连续三年大水，成都市区连续三年遭灾，夏天到处都是水乡泽国；沱江的金堂至内江段1947—1949年，涪江的遂宁至合川段1936—1938年，嘉陵江上游的阆中至南充段1936—1938年，乌江彭水段的1859—1860年，长江宜宾至巫山段1785—1789年等河段时段，也是连续几年大水，这些河段的城镇自然也连续几年受灾。